







119x
579
12
11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文集

非國語序

左氏國語其文深闕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
不槩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一本有知字得由
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非國語 六十七篇

滅密 周語

昭王遊於涇上按國語作其王密康公從有二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衆
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國語注云醜類也德小
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
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來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
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滅密微之無足取者



不藉國語

宣王不藉千畝魏文公諫潘本作富辰曰云將何以求福用人

語作王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國語注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岳之後也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其道若曰吾猶耕云爾一本耕字

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存其禮之為勸

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

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啓蟄也得其耕時雨也得

其種苗之猥大也得其耘實之堅好也得其獲京庾得其貯老幼

得其養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優以固則三推之道推都切存乎亡

乎皆可以為國矣彼之不圖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今為書

者曰將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一本德作福

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敗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

恠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兵罍羞之

三川震周語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國語注西周鎬京也幽王在焉三川涇渭

洛出於岐山也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川竭也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

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闔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

設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者不塞則感夫釜鬲而嬰者鬲華歷二音尔雅鼎

欵足者謂之鬲必涌溢蒸鬱以麤百物哇汲而灌者必衝盪潰激

以敗土石是特老圃者之為也一本特字下猶足動乎物入况天

地之無倪陰陽之無窮以頌洞輻輳乎其中胡動切並云水銀也

无別義今獨孤及觀海詩頌洞吞百谷固流无四垠杜子美詩頌洞不可撥杜詩中用頌洞不一淮南子頌濠濠洞莫知其門許慎

注鴻讀如項羽之項鴻讀如子贛之贛洞讀如同游之同今夜唐

人用三洞二字若出於淮南子音合依本處注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孰能知之且曰源塞國必亡人

乏財用不亡何待則又吾所不識也且四請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則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為尤又曰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愈甚乎哉吾無取乎爾也

料民 周語

宣王料民于太原 國語注 仲山父諫曰 云 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害於政而妨於嗣 一本於字 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戒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

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 則一本作問 仲山氏果以職有所協不待料而具 周語仲山甫諫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馬則終

稟叶出注叶合也 而料之者政之尤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為哉 同上不謂其少而天料之是示少而 况為大妄以諉

乎後嗣 童云諶女 惑于神怪愚誣之說而以是徵幽之廢滅則是

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於此乎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神降于莘 周語

有神降于莘 云 使率狸姓以獻焉 狸姓卅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道之謂也堯

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况其微乎彼鳴乎莘者以焘蒿悽愴 焘蒿悽愴 妖之淺者也天子以是問卿以是言則固已陋矣而

其甚者乃妄取時日莽浪 童云並如字 無狀而寓之丹朱則又以房后之惡德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號以臨周之子

孫 周語內史過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叶不用朱丹 匹也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 孫 於是遂歸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堯臨人以五今其胃見號之亡不過五年 今其胃見神之見也

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注斯其為書也不待片言而廷
五年巡狩也曹謂丹朱也物變也

聘魯周語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魯云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叔孫僑如

歸告王曰一本告字叔孫東門其亡乎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

侈一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亦泰侈不可以事三君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時之蚤暮耶

設今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耶若二君而壽三君而天

則登年載壽之數如之何而準周語劉康公曰若皆蚤世誰可若

年也載行也壽害也必亡家必亡也

叔孫僑如周語

叔孫僑如聘王孫說言於王曰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始請之也且

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

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貨其人也以禮其國也苟叔孫之

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則罪也王而刑之誰曰不可若力之不能

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凌者也不若與之今使王逆詐諸侯而

蔑其卿苟與怨於魯未必周之福也且夫惡叔孫者泰侈貪凌則

可矣方上而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鄰至周語

鄰至告捷于周童云鄰字亦作鄰切王叔簡公相說也單襄公曰兵在其頸

者其鄰至之謂乎王叔欲鄰至能勿從鄰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與

之獄王叔陳生出奔晉

非曰單子罪鄰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子逐楚卒咸

以為奸周語鄰至曰吾有三伐吾三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君必

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且鄰至何三伐之有焉仁為悅

即警兆也有三則是後之人乘其敗追合之也左氏在晉語言免

宵之事則曰勇以知禮晉語卻至三逐楚平王卒見王必下奔王命君子曰於此焉而異吾何取乎郟氏誠良大夫不幸其宗侈而充兄弟之不令而智不能周強不能制遭晉厲之淫暴嬖竊構以利其室卒及於禍晉語與荆人戰于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尸諸朝制其室以分婦人而多力急教而重斂大其私罪殺三郟而注然取也室妻妾貨財吾嘗憐焉今天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世俗之情固然耶其終曰王叔欲郟至能勿從乎斯固不足譏也已

柯陵之會周語

柯陵之會單襄公善見晉厲公視遠志高郟錡見錡音倚其語犯郟擊見擊音切其語迂郟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蓋國語注云善也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郟當之齊國亦將與焉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諸侯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周語天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无咎其君在會志言視聽必皆充諫

則可以知德矣若是則單子果巫史矣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衆矣夫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謫耶

晉孫周周語

單襄公以告頃公頃與必善晉周云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國語注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地有五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周晉悼公名也十一者謂敬忠信仁義智勇教孝而曰合天地之數豈德義之言耶又徵卦夢以附合之周語單襄公曰旦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可以君國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皆不足取也

穀洛閭周語

穀洛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國語注穀洛水名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水激有以於閭也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毀王城西南故齊人城郟

非曰穀洛之說與三川震同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諛諛者諛女交切太子又足記耶王室之亂且早在德而又奚穀洛之闢而徵之也

大錢周語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不可云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國語注謂

而重之難民賈財是為召災也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是不可一貫以其時之升降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物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就而言之孰為利曰幣重則利曰柰害農何曰賦不以錢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錢則多出布帛而賈則害矣今夫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左氏又於內傳曰春秋左氏傳及國語皆左所作王其心疾死乎左傳胎公二十一年於州鳩云其為書皆類此矣

無射周語

王將鑄無射射音亦單襄公曰不可

非曰鍾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妄作矣單子詞曰口內

味耳內聲童云內諾音切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

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

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狂

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

紛而伶州鳩又曰國語注於周樂樂以殖財又曰離人怒神嗚呼

是何取於鍾之備也吾以是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

聖人既理定知風俗和恒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

者述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曰樂之不能

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聖人作

也聖人以為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

是聖人飾乎樂也所以明乎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

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為知樂

律周語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而州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斁物也

周語伶州鳩曰律呂不易無斁物也注律呂不變易其正名順其時則神既好行物

生也和平則又久固則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注又可久爾又曰姬氏出自天龍大姜之姪所憑神也歲在周之分野月在

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敬合是而用之

同王曰七律者何在鶉火月在天龍星在天龍我姬氏出自天龍則我皇姓大姜之姪逢公之所憑神也歲在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敬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注天龍即文摛齊之分野太姜王季之母也姪封於齊鶉火周之分野辰馬謂房心也所在大辰之次為天龍上馬也房星辰正而農起焉故謂之農祥鶉火之分張十六度張至房七宿七同合七律也歲在鶉火午辰在天龍之分張十六度張至房七宿七同合七律子自午至子其度七同也斯為經聖人亦大矣又曰三以夷則畢

陳黃鍾布戎大簇布令無射布憲施舍於百姓

同州鳩曰王以兩以夷則之上宮甲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教之野之自矣是火武之聲也州鳩之憑信其傳而以為武用律也孔子

語實牟費之言大武也曰武始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

振之而四伐威滅於中國

禮記樂記句威謂奏也每奏武曲一左文立於綴諸侯之至也

城成周周語

劉文公與襄弘欲城成周告晉魏獻子為政將合諸侯衛彪侯見單穆公曰襄弘其不沒乎襄叔必速及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

身乎若劉氏則子孫實有禍是歲魏獻子焚死二十八年殺長弘及定王劉氏亡

非曰彪倭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呂溫字化光作占東周城銘云大夫長弘言統其傾坐召諸侯朝崇王城雖微遠猷實被令名宜福而禍何傷於明其後牛思黯作訟忠說一本作篇以美長弘長弘之忠悉矣學者求焉若夫當身速及之說巫

之無恒者之言也追為之耳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云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之

劌曰可以一戰劌古衛切嚴公本莊公避漢明帝諱易曰嚴

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聞一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

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劌之問置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且切士卒之練者幾寡器械之堅利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吳語楚申包胥使於越曰王曰善矣未可以戰也夫戰智為本仁次之勇次之

齊僖公魯語

夏父弗忌為宗丞將躒僖公云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若血氣強固將壽龍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其葬也焚煙徹其上國語注已葬而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宜云者誣吾祖矣展禽柳下惠也季常謂柳氏出於

下惠之裔

宮僕魯語

言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里董遇

魯注里董史克也遇僕人見而更其書云

非曰里董其直矣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為善公之舍革也美矣

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

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奸臣更之則何如

仲孫它魯語它從何切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云獻子囚之七日自

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秀國語注獻子它之父仲孫蔑也子服即它

非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馬而儉侈專乎已何也七升之

布大功之績也居然而用之未適乎中庸也已

續羊魯語羊積音積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獲狗何也仲

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烏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

聖人矣史之記地圻大出者有之矣晉五行志輔國內有羊元終

而地圻有犬子皆白色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於河化

為龍

骨節專車 枯矢魯語

吳伐越隨會稽獲骨節專車同語注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擲也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為魯語也蓋

亦徵其大者書以為世法今乃取辯大骨石磬以為異魯語又云仲尼在陳

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搖矢貫之石磬其知聖人也亦外美言

固聖人之耻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輕幣齊語

桓公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暴以為奉鹿皮

四箇垂囊而入齊語箇作公注罷不任用也幣圭以馬也捆載而歸奉籍王之簿也以綴織素不用絲取易供

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貪強忌服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耶則區區齊人惡足以奉天下已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兵以市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為桓公之伯不如是之弊也

卜 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感陋民也非恆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之恆用而徵信焉反以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

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感於巫而充神恠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

郭偃 晉語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元注云口以能三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

五元注云少三

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 晉語

申生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間父之愛而嘉其祀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辭也略

狐突 晉語

敗狄于稷桑反讒言益起狐突社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死唯已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令狐突以位則戎禦也合離以規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從觀其將敗而杜其門則晉語奸矣而曰善深謀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不鄭曰君為我心晉語曰我无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注里克曰中立同曰吾秉心以殺太子吾不忍復故交吾不敢注中立其免乎注中立不阿君亦不助太子也注終以不免

號夢 晉語

號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之下云舟之僑以其族行適晉晉語

非曰號小國也而秦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亂亡夏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菑其本者亡孰曰不宜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僑誠賢者歟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矣

之美

童謠 晉語

獻公問於卜何曰攻號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曰丙之辰云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晉語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云公乃還宰孔曰晉侯將死矣

云是歲獻公卒

非曰凡諸侯之會霸王小國則固畏其力而望其麻焉者也大國則宜觀乎義義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和百姓今孔之還晉侯也曰而暇晉皇晉語宰周公曰齊侯將執惠出責是之不則非吾所陳者矣又曰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注成而汾河凍會必為梁戎狄之民贊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注是恃乎力而不務乎義非中國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

為書者又從而微之其可取乎

荀息 晉語

里克欲殺突齊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於我我對以忠貞云

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

非曰夫忠之為言中也貞之為言正也息之所以為者有是夫聞

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或曰夫已死之不愛

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而子非之耶曰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

為忠貞也歟或者左氏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不食其言此四字

然則為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得為信曰

孔父仇牧春秋在公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仇牧荀息

類也以激不能死者耳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許

止也隱忍焉耳春秋信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傳云其

類荀息也亦然皆非聖入之情也狂許止以微不子之禍進荀息

以其苟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微其文不亦外乎故

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哉

狐偃 晉語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乎舅犯曰不可云秦

穆公使公子懿弔重耳曰時不可失云

非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縱夷吾之昏

殆而社稷幾喪徒為多言無足來者且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

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猶可終也兄而賢者又何慄焉使晉國

不順而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為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偃之

策失也而重耳乃始張張焉遊諸侯潘云張陰蓄重利以華其弟

死獨何心歟僅能入而國以霸斯福禍然耳一本稱非計之得也

若重耳早從里克泰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

之愛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一本有足字以為諸侯之孝又何戮笑於天下哉

輿人誦晉語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云得之而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平死禍一本有公隕於韓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國語注輿衆也不歌曰誦惠公二年殺里克平鄭偃非曰惠公里平之為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何以神衆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也

葬恭世子晉語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梟達於外國人頌之曰云歲之二七其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兮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人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人矣若入必霸於諸侯其耿光於民矣語梟作臭頌作誦程作狄耿光作光耿注二七十四歲後也

秋公子謂重耳言重耳當伯諸侯為王妃偶冢嗣太子也替城也耿程也也

非曰衆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來者以其利害也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伯是好事者追而為之未必偃能徵之也况以是故發耶一本是作臭

殺里克晉語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不圖而殺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喪君之罰不祥離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離天之禍無後文公殺懷公而後

非曰芮之暗殺克也其不祥宜大於惠公而異其辭以配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獲晉侯晉語

秦穆公歸至于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

之孰利公子繫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公子繫曰吾將以重耳代之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父子代變秦國可以無害

丁歷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繫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告于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于諸侯曰吾討惡而進仁既得命于天子矣吾將達公道于天下則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莫不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一本不字周室雖卑猶是王命穆公以為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

之所耻者亦大矣作耻一本棄至公之道而不知求至公下一本

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其舍大務小違義從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慶鄭 晉語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

非曰慶鄭誤止公晉語所謂慶鄭曰君之罪也止獲也罪死可也而其志有

可用者坐以待刑同上公至于絳鄭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

盡敵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令同馬說刑之而能舍之則獲其用亦大矣晉君不能由

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

乞食於野人 晉語

過五鹿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以土服

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土其以戊申云乎晉語注塊也申

廣大也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若五鹿之人獻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消人疇枕楚子以塊吳語楚靈王傍崖於山林之以寢於地王寢疇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何没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成申之云充足怪乎

懷羸 晉語

秦伯歸女五人懷羸與焉國語注扁嫁也 懷羸故子圍妻

非曰重耳之受懷羸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阻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為權可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人豈習西戎之遺風歟

筮 晉語

公子觀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也悔豫出曰八筮史占之曰皆不吉司空季子曰吉云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况夷吾死圍也童昏以守

內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強族皆啓之而又筮焉是問則未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惠公名夷吾 懷公名圉

董因 晉語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云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略也大火實沉之說賚矣晉語董因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无年始受賚沉之星也實沉之墟晉人所居所以與也今君當之无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是謂大民沉公以辰出而參入

命官 晉語

晉籍狐箕欒邾栢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注近官朝廷者也中官內官遠官諸部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將行霸而不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陋矣若將軍大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焉潛用之耶必不出乎異族或有可焉猶棄之耶則晉

國之政可見矣

倉葛 晉語

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云

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旨耶其無乎

則毫者乎周語陽人不服晉侯

觀狀 晉語

鄭人以贍與晉晉人將其之贍曰天降禍鄭使淫觀狀棄禮違親云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晉語曹共公不禮焉今於鄭胡言之則

是多為誣者且毫故以至乎是其說者云鄭效曹也是乃私為之

辭不足以蓋其誤晉語淫淫放也於

救饑 晉語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

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則遠也夫人

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外是道之常非知變之權

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晉語箕鄭曰藏出而致之言若是遠焉

何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於置郵子何遠之

耶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時恒也恒固在久若為一切之信

則所謂未孚者也彼有激乎則可也而以為救饑之道則未盡乎

術

趙宣子 晉語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何曲之後趙孟使人以其乘重

子行宣子執而戮之

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晉語宣子召而禮

奉厥也而中吾乃然而使人以其乘重干行陷而至乎戮是輕人

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

不為是所謂無辜也。或曰：戮辱也。非必為死。曰：雖就為辱，猶不可以為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

伐宋 晉語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 云 曰：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

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 晉語注則法也。務行也。

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好惡而暇徵

之耶？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考佚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

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可用者。

鉏麇 晉語重云鉏宋魚切麇音卑

趙宣子驟諫公使鉏麇賊之 晉語注鉏麇力上殺也

非曰麇之死固善矣，然而趙宣子為政之良，諫君之直，其為社稷

之衛也，又矣。麇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邪？ 晉語晨注則寢門闕矣。感服將朝早而假寐，寢退歎而言曰：趙孟欲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類也。

不知其大而賢其小歟？ 一本有使不

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

麇固賊之悔過者，賢可書乎？

祈死 晉語

反自鄆，范文子謂其宗祝 云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文子祈死

而得亦妄之大者。

長魚矯 晉語

長魚矯既殺三郟，乃脇栾中行 云 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

云 乃奔狄三月，厲公殺 晉語注三郟上絳却擊却至也

非曰厲公亂君也，矯亂臣也。假如殺栾書中行，偃則厲公之敵，益

衆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為文辭以著其言，而徵其效若曰：矯知

幾者，然則惑甚也夫。

戮僕 晉語

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媿絳斬其僕晉語注揚干卓公之弟

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責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為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媿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柰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叔魚生晉語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云必以賄死揚食我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

曰然滅羊舌氏之宗晉語注叔魚晉叔向弟揚食我叔向子

非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其禍福以其有幸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

逐栾盈晉語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群賊云陽畢曰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云使祁午陽畢適曲沃

逐栾盈晉語注論擇也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有功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弑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亂也晉語居三年栾盈入為賊於絳且君將懼禍懲亂耶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况其胤之無罪乎

新聲晉語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斯味亦將卑乎樂之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見前

射鶚晉語作鵞音上食亦切下音晏

平公射鶚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曰必速殺之無令遠聞君怛怙于顏乃趣舍之

非曰羊舌子叔向羊舌氏名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則從其言

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論胡乃反徵先君以耻之耶晉語注向君言叔射兇于徒林寤以為太甲今君嗣言先君射鷄不死傳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已也

趙文子 晉語

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誰能俟五五年也后子曰趙孟將死矣念偷甚矣非死速之必有大咎后子秦景公之弟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與也左氏於內傳曰人主偷必

死亦陋矣左傳昭公元年

鑿和 晉語注各和鑿各

文子曰鑿及國家乎對曰上鑿上國其次疾人固鑿官也晉語注止其鑿或感是

謂鑿國官猶官職

非曰和妄人也非詎視攻燹之專諺同而苟及國家去其守以施

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

晉語注諸侯服則專於色凡鑿之所取在榮衛合脉理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

離脉理亂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和脉理平以延其年耶

黃熊 晉語

晉侯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魃殛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

晉語注羽山之淵魃死而補化也潘本作魃奴未切補音作黃熊乃未切亦如字亦作熊音雜魃與縣同左傳昭公七年釋文音奴來者三足鬣也一日魃足似鹿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鬣為饋實為夏郊云

非曰魃之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為熊也熊之說好事者為之凡人之疾鬼動而氣盡視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怪夢罔不為也夫何

神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 晉語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樂武子晉語注樂書無一卒之田云行刑不

人以免於難及桓子驕奢後云宜及於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沒

其身及懷子騶桓之行修武子之德而離桓子之罪以亡于楚云
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樂書之德則悖而不信以
下逆上亦可謂行刑即前之言曰樂書殺厲公以厚其家晉語陽
夫樂氏之誣晉國入也樂書實其罪也今而曰無一卒之田前
之言曰樂氏之誣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離桓之罪以
亡于楚則吾惡乎信且人之善惡咸繫其先人已無可力者以是
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圍鼓 晉語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或請以畔晉語穆子不受國語注穆

非曰城之畔而歸已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愛死者
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林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
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無
及焉君子不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晉語注利

是焉知非嚮之二者耶

具教 晉語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教山魯人以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教乎曰先
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曰云吾名具二諱為笑矣唯不學也晉語

公具武

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千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大夫名之無
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左傳文元年注魯之君臣莫罪而更
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教

董安于 晉語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今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

故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趣而出乃釋之晉語注戰功曰多簡子奔
戰則為凶事猶人之有狂易之疾相戰傷也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將受之今乃

道迷以自樂也則受賞者必恥受賞者恥則立功者忘感斯為矣
君子之為也動以謀國吾固不悅董子之樂也其言君對焉則滋
不可對也

祝融 鄭語

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幕能聽叶風以成樂物生而其後

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陳覆墜之不暇樂物生者也注虞舜後

虞思也言能听知和風因時堯之時祝融無聞焉祝融之後昆吾

大彭豕韋世伯夏商今史伯又曰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鄭語

亦熊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利者也其後入姓於周未則堯

舜反不足祐耶故凡言威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張神 鄭語

桓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必於弊

非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顯昭而好讒慝暗昧近頑嚚窮固黜太

子以怒西戎申繒於彼鄭語注申姜姓幽王前後太子宜曰之男

以取其必弊馬可也而言褒神之流禍同上夏之衰也棄人之神

而藏之吉及厲王之未發而觀之化為玄龜府之童突遭之撫年

是好怪者之為焉非君子之所宜言也

嗜芟 楚語

屈到嗜芟將死戒其宗老曰苟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

命去之楚語注芟芟也宗臣曰

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芟之薦不為行義屈子

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賢乎爾也苟薦其羊饋而

進芟於邊是故不為非禮之言齋也曰思其所嗜禮記祭屈建曾

無思乎且曰違而道吾以為逆也楚語子木有羊饋而

祀 楚語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不可已也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振生乃不殖楚語注已止也無祭祀則民无所畏忌无所畏生人物也殖長也生物不長神不降以福也

非曰夫祀先王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昭孝焉則可也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爾

左史倚相楚語

王孫圉曰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

非曰圍之言楚國之賢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楚語趙簡子曰楚之白珩猶在乎曰楚之所寶者觀

射父左史倚相而音行風止玉也其云倚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覲之妾者觀音徽又何以爲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五負異語負音云伍子胥

五負伏劍而死

非曰五子胥者非吳之昵親也其始交闔閭以道故由其謀今於

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救者於是焉去之可也出

則以擊累於人左傳哀公十一年子胥使然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

禍吳而又入以即死是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負者果狠人也歟

柳先生曰宋衛素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棄不錄其語其謬耶吳

越之事無他焉舉一國是以盡之而反分為二篇務以相乘凡其繁

蕪曼術者甚衆背理去道以務富其語凡讀吾書者可以類取之也

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雜蓋非出於左氏蓋一本作反蓋字吾乃今知

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曜

後世之耳目而讀者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耶嗚

乎余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文別集





110X
579
12
11